



经典永恒：

研外
究國
書文
學學

重读俄罗斯经典作家——从普希金到契诃夫

◎ 陈新宇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经典永恒：

研究
圖書
文庫

重读俄罗斯经典作家——从普希金到契诃夫

◎ 陈新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典永恒:重读俄罗斯经典作家——从普希金到契
诃夫 / 陈新宇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12
ISBN 978-7-308-15225-9

I. ①经… II. ①陈… III. ①俄罗斯文学—近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5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4396 号

经典永恒:重读俄罗斯经典作家——从普希金到契诃夫

陈新宇 著

责任编辑 李 晨

责任校对 仲亚萍 杨利军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金旭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良渚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225-9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bs.tmall.com>

该书的出版得到2014年立项的浙江大学特色教材项目的资助，
在此表示感谢！

序 言

一提起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我们会如数家珍地列出那些公认的经典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等。今天我们依然在读他们，但是我们发现，中学时、大学时或进入而立之年后的阅读体验是不同的，且常读常新，这就是经典的魅力。那么什么是经典呢？前不久偶然看到黄灿然翻译的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品？》一文，感觉找到了再合适不过的答案。作家对经典有十四种界定，在此，我就结合作家对经典的理解，谈一下本人重读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的感受。

卡尔维诺认为，经典作品是那些你经常听大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典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

本书选取的作家的作品都是我大学时读过，教学时读过，国外留学时读过，现在依然在重读的。对于我个人而言，阅读这些经典，

是一种享受，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充实感，在阅读中我的心智和思想走向成熟；我觉得，经典为亲近它的人所产生的浸润和熏陶作用，是无法用金钱和权势来衡量的。那是生命的一种厚度，是灵与肉完美结合的体现。作家说出了很多读者的感受，经典总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开放的解读空间，每一次阅读都是对前一次阅读体验的超越。阅读经典就是在与我们的认知经验进行对话，是对我们心智的一种检验，我们从中得到的不仅是认同的经验，还有抗拒和否定，但是就这样我们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考。经典与喧嚣的现代相比，总是会有不协调的感觉。但是，阅读经典会让我们在生存的忙碌中放下脚步关怀一下自己的内心，就像契诃夫期待的那样，他希望人们除了体力劳动外，还能够“有工夫思考灵魂、上帝，有可能广泛施展精神活动的才能”。

在重读普希金时，我对诗人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认识更加直观了；在重读莱蒙托夫时，惊叹于他富于反省的心理描写和对欧洲文学恶魔主题的传统的发展以及对俄罗斯画家的影响；在重读果戈理时，将作家笔下的社会因素放到次要地位，更加关注他的创作诗学；在重读冈察洛夫的时候，注意到了作家三部长篇小说的内在联系；在重读屠格涅夫的时候，除了关注他那著名的爱情描写、自然描写和女性形象外，还将他笔下的“多余人”形象作为男性形象的成长史给予关注；在重读奥斯特洛夫斯基时，将对卡捷琳娜这个人物的解读放在中俄话剧中对雷雨意象的不同处理的语境中；在重读托尔斯泰时，以他的妇女观、家庭观串起了作家的经典之作；在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时，增加了未被国内引起重视的一种解读视角，即从作家的线条画入手分析作家的创作；在重读契诃夫时，再次被作家的心理描写所震撼，对契诃夫式的“父与子”产生浓厚兴趣。

与俄罗斯文学结缘成为我一生的享受。从读大学到教书，这么多年，世事沧桑，虽韶华不再，但是俄罗斯文学就像青梅竹马的恋人成为糟糠不下台的发妻，不离不弃，情深意浓。

本人多年从事俄罗斯文学教学工作，拙著只是个人重读 19 世

纪俄罗斯文学经典的感想的总结而已,既不属于文学史式研究,也不属于对一个主题的一以贯之的研究,而是将自己多年的俄罗斯文学教学论文结集而已,是教学与思考的结晶,是不断学习前辈的阅读经验的结果。其中有一部分论文发表在《浙江大学学报》《俄罗斯文艺》《名作欣赏》《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等杂志和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主持编写的论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在国外 No. 20》上。非常高兴能与同行们和俄罗斯文学爱好者们分享自己阅读俄罗斯文学经典的心得体会。需要指出的是,书中也许有些观点很任性,希望同行们能够包容。在面临各种诱惑的今天,如果年轻的朋友开始对经典产生兴趣,让经典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一道甜品,我当然会感到很欣喜。谨以此书献给那些热爱俄罗斯文学经典的读者。

作者 于浙大紫金港
2015 年 5 月

目 录

1 普希金 (А. С. Пушкин, 1799—1837)	1
1.1 恶魔主题和恶魔形象	2
1.2 《石客》——世界文学语境中的唐璜	8
1.3 高加索俘虏——阿列戈——叶甫盖尼·奥涅金	11
1.4 普希金诗歌中的彼得大帝形象	16
1.5 《驿站长》——作为父亲的维林	24
1.6 普希金的自然书写	27
2 莱蒙托夫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1814—1841)	32
2.1 莱蒙托夫的高加索情结	33
2.2 从《帆》说起——重新解读莱蒙托夫的抒情诗《帆》	40
2.3 莱蒙托夫的恶魔主题——莱蒙托夫和弗鲁贝尔的恶魔形象	48
2.4 莱蒙托夫的拿破仑主题	55
2.5 《当代英雄》——一部自省的小说	63
2.6 俄罗斯文学批评视野中的毕巧林	70
3 果戈理 (Н. В. Гоголь, 1821—1852)	74
3.1 《死魂灵》的诗学视角解读	75
3.2 《外套》——荒诞世界中的荒诞存在	80

3.3	《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 ——两个既可爱又可恨的老头·····	83
3.4	《旧式地主》——人类的夕阳之爱·····	85
3.5	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吝啬鬼形象——泼留希金·····	90
3.6	纪念果戈理诞辰 200 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95
4	冈察洛夫(И. А. Гончаров, 1812—1891) ·····	98
4.1	解读奥勃洛莫夫的中国视角·····	98
4.2	在长篇三部曲——《平凡的故事》《奥勃洛莫夫》 《悬崖》的语境中看奥勃洛莫夫形象 ·····	106
5	奥斯特洛夫斯基(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1823—1886) ·····	112
	《Гроза》中作为观念的雷雨形象 ——以中国话剧《雷雨》为参照·····	112
6	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 ·····	122
6.1	屠格涅夫的女性形象 ·····	122
6.2	屠格涅夫笔下的男性形象——罗亭和巴扎罗夫 ·····	130
6.3	屠格涅夫的自然书写 ·····	140
6.4	俄罗斯文学史上最母性的男性形象——《木木》解读 ·····	144
7	托尔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 1828—1910) ·····	147
7.1	作为家庭小说的《安娜·卡列尼娜》·····	147
7.2	托尔斯泰创作中的“妇女问题”及其思想渊源 ·····	151
7.3	解析《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题词“申冤在我,我必报应”·····	169
7.4	评论家、作家眼中的《安娜·卡列尼娜》·····	173
7.5	托尔斯泰的陌生化手法 ·····	175
8	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 ·····	180
8.1	《穷人》——超越独白小说视野的小人物 ·····	180
8.2	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的新视角 ·····	184
8.3	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研究 ·····	192

8.4	О роли и влиянии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ого в Китае	198
9	契诃夫(А. П. Чехов, 1860—1904)	214
9.1	契诃夫早期作品的心理描写——以《胖子和瘦子》 《变色龙》和《饮食的诱惑》为例	215
9.2	《带阁楼的小房子》——米修司,你在哪里?	219
9.3	《我的一生》——父与子的故事	220
9.4	契诃夫和勃克尔	224
	结束语	227
	参考文献	230
	索 引	239

1

普希金

(А. С. Пушкин, 1799—1837)

普希金是俄罗斯精神的一个特殊现象,也许是独有的现象:这是一个高度发展的俄罗斯人,也许经历两百年的发展之后才会再出现的。俄罗斯的气质、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在他身上反映得十分纯净,清澈优美,如同光学玻璃凸面上反映出的风景画一样。

——果戈理

普希金的出现对于我们,俄罗斯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带有启示性的现象。他的出现是在彼得大帝改革百年后,社会刚刚形成和兴起自我认识的初期。他的出现好似一束崭新的指明方向的强光照耀着黑暗的道路。

——陀思妥耶夫斯基

普希金作为 19 世纪俄罗斯著名的作家不仅具有本土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文学遗产,他在自己的作品里获得了永生。他的诗歌、小说和戏剧成为一代代读者回味无穷的经典,成为破解年轻作家带进坟墓秘密的钥匙。

1.1 恶魔主题和恶魔形象

在世界文学史上不乏塑造恶魔形象的文学佳作，且创作原型通常被认为是源于《圣经》中被逐出天堂的撒旦，如《圣经》中的路西法、弥尔顿的撒旦、歌德的墨菲斯托。对“恶魔”一词有很多的阐释。“在古希腊语中恶魔‘δαιμων’有神、精灵和天才的意思。古希腊神话中，认为‘恶魔’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是最低级秩序的神，兼具善与恶的品质……基督教关于恶魔的定义，即对上帝失去崇拜的堕落的天使。”^①《圣经》中的路西法是一个堕落天使，傲慢不可一世，他想登上天宇，位居群星之上，高踞云端，他企图与上帝平起平坐，被贬到地狱。《失乐园》中的叛逆大天使路西法，是天上最亮的北斗星和一位骄矜威严的军事首领。他违背上帝的禁令，诱感人犯罪，最终受到上帝的惩罚，被打入地狱，名字变成撒旦，扮演的角色也变成了邪恶的地狱魔王。随后他为复仇逃出地狱，寻至伊甸园，引诱夏娃和亚当偷吃禁果。在《失乐园》中弥尔顿塑造了一个复杂且富于变化的艺术形象——撒旦。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撒旦既是狡诈的诱惑者，又是异教武士，是罪恶力量的一个象征；既巧舌如簧，又威猛善战。墨菲斯托作为《浮士德》里的反面主角，玩世不恭，诱人堕落，却又不失冷静、深沉、诙谐和机智，是个典型的虚无主义者的形象。墨菲斯托初识浮士德自我介绍时说：“我是永远否定的精灵！这样说是道理的；因为发生的一切终归要毁灭，所以还不如什么也不发生，反而更好些，因此你们称之为‘罪孽’‘破坏’的一切，简而言之，所谓‘恶’正是我的原质和本性。”^②

普希金的恶魔主题在诗人的抒情诗中并不显著，最早表现在抒情诗《恶魔》（«Демон», 1824）中，不过对后来的俄罗斯文学中的恶魔主题或形象却极具启发意义。这一主题也成为莱蒙托夫喜爱的创作主题，并且贯穿其创作始终。

普希金的《恶魔》完全是建构在过去时的基础上，就像讲述过去发生的事，跟现在毫无关系。普希金笔下的恶魔形象只是穿过回忆的迷雾，在精神层面塑造的非常简洁的形象，只是折射了诗人内心世界发展中的某个片段。一

① <https://ru.wikipedia.org/wiki/%C4%E5%EC%EE%ED>.

② [德]歌德. 浮士德[M]. 绿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 35 - 36.

贯热情、好奇、阳光的诗人,欣赏周围的自然,内心充溢着自由、光荣和爱,被艺术的灵感所振奋。这是诗人的生活常态,但这仅仅是表面,有时诗人也会感到无聊,会表现出与日常的自己完全相悖的一面,诗人通过“恶魔”这一形象表达了内心真实的一面。这一面其实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所有真实的人都是多面性的。诗人仅以他的“笑容”(улыбка)和“诡异的眼神”(чудный взгляд)突出恶魔的外部肖像特征,但是用了三个诗节来写恶魔的语言和态度。用暗喻的表达“冷酷的毒汁”(хладный яд),来说明“刻薄尖酸的言谈”(язвительные речи)的后果之严重,用带有三个动词 *искушал*、*звал* 和 *презирал* 的诗句来刻画恶魔的魔鬼性、恶毒性和对美的否定。最后四节突出了恶魔怀疑自由和爱的特点。这首诗呈现了抒情主人公的两种生活状态,后一种以恶魔形象表现出来的具有动感的立体的生活态度是对前一种的否定。这个恶魔总的特征是:他的语言具有杀伤力,以谣言代替预言,他嘲笑人世间的生活,他蔑视灵感和一切自然的存在。确切地说这首诗是具有寓意的,是诗人对怀疑、否定原则的拟人化表达,是对自己的旁观。他代表精灵、天才被别人忽视和不为人知的一面。

“那时候,所有现实的印象

对我都很新奇——

姑娘的秋波,丛林的喧响,

夜阑时分夜莺的鸣啼,——

那时候,崇高的情愫,

自由、荣誉和爱情,

以及激动人心的艺术,

都强烈地使人热血沸腾,——

希望和欢乐的时光,

被突然袭来的烦恼罩上阴影,

那时,有一个凶恶的幽灵

开始悄悄地把我拜访。

我们的相逢令人伤感:

他的笑容,他诡异的眼神,

他的刻薄尖酸的话语,

把冷酷的毒汁注入我的心。

他用滔滔不绝的蜚语流言

使未来的岁月一片黯淡;

他把美德称为虚无，
他对灵感不屑一顾，
他不相信自由和爱情，
他对生活冷嘲热讽——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
都休想得到他的祝福。”^①

《圣经》中的恶魔是反基督的形象，歌德笔下的恶魔是善恶哲学的艺术体现；普希金笔下的恶魔形象远没有《圣经》和歌德笔下的恶魔形象那么丰满，那么富有象征意义，只是作为变动不居的复杂的个体身上的一个侧面写真而已。

诗人直接以恶魔为主题的诗歌就这么一首，但是诗人在以拿破仑为主题的诗歌里继续了这一主题，开始靠近欧洲文学中的恶魔主义。拿破仑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是十分复杂的，学界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他不仅受到史学家的关注，而且引起文学家们的创作兴趣。在1812—1815年俄罗斯的媒体和诗歌中，拿破仑是被作为“吸血鬼”“杀人恶棍”来描写的，舆论界对拿破仑几乎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对其充满愤怒和仇恨。这些观点对皇村中学时代的普希金影响很大，在他19世纪初的诗歌里触及的拿破仑形象都带有这种印迹。如《皇村回忆》（《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в Царском Селе》，1814）中的“暴君”“天庭的主宰”“幸运的宠儿”“世界的灾星”“傲慢的高卢人”，《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Наполеон на острове Эльбе》，1815）中囚禁中的拿破仑，《自由颂》（《Вольность》，1817）中的“带着枷锁”的“恶徒”“专制的暴君和魔王”“自然的耻辱”“人间的瘟疫”都是按照当时形成的一个约定俗成的公式来抒写的，即拿破仑是世界的刽子手，是暴君、恶棍，是幸运儿，否定他的战争天才，把他的胜利视为偶然的运气。将拿破仑极端的个性与其所做的恶形成反差，批判了拿破仑没有把自己的天才用于造福人民，而是利用其作恶。1812年战争后的欧洲的政治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直接影响到欧洲和俄罗斯社会对拿破仑的态度，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拿破仑。再有，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记忆中对战争的恐怖感和君主专制的压迫感渐渐淡化，关于国家强大、繁荣，以及军人荣誉感的认识开始跃居首位。人们渐渐忘却拿破仑人性中的负面性格特征，越来越把他视为战无不胜的统帅、坚强和聪明的统治者，这个极

^① [俄]普希金. 普希金全集1: 抒情诗[M]. 查良铮, 谷羽, 等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 568. (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标注卷数和页码, 不再另做标注。)

端个性的魅力逐渐淹没了人们心目中那个残酷的专制主义者形象,英雄替代了暴君。尤其是拿破仑的被流放和被监禁促使人们对拿破仑的态度发生了逆转。他的死使社会舆论的关注点完全转移到了拿破仑悲剧和英雄的一生,开始形成了深受拜伦和雨果等作家支持的拿破仑崇拜,拿破仑神话随之获得了强势。随着拿破仑神话日盛一日,对拿破仑的评价越来越宽容,甚至是以往的伦理评判标准也改变了,人们不仅原谅了这个恶的化身,而且渐渐把他理想化,认为他对人们的心智产生了很大影响。

如果说普希金在《自由颂》中还在谴责拿破仑是革命的投机者,他从虚弱的政府手里夺权成为历史的道德教训,他的罪行势必受到惩罚;那么从1821年开始普希金就告别了皇村中学时代形成的历史视角,开始重新审视法国大革命,重新评价拿破仑的历史作用。《拿破仑》(«Наполеон», 1821)一诗最能代表诗人的这一变化。拿破仑曾先后被监禁在厄尔巴岛和圣赫勒拿岛。普希金根据这一事实分别写了《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和《拿破仑》。但是在两首诗中诗人表达了他对拿破仑不同的态度。拿破仑1814年被联盟军击溃之后,监禁于厄尔巴岛上,1815年2月26日逃离该岛,3月1日胜利返回法国,不久军队投靠了他。普希金得知此消息,创作了《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这首诗。诗歌的语言尽管简洁,但同时又是那么有力、那么细腻地展示了拿破仑这个囚禁在孤岛上的不甘寂寞、梦想卷土重来的野心家的内心世界。诗歌以拿破仑的内心独白形式,说出了拿破仑虽被监禁在孤岛,但他征服世界的野心一分未减,“他凶狠地遥望着大海的远方,/狠狠地轻声说:‘……让厄尔巴之夜汹涌起来,/让月亮在乌黑的云中躲藏!’”“世界已经带上枷锁,向我俯首”“让死亡的风暴重新怒吼!”“我将轰到那王朝的宝座,/粉碎欧罗巴神奇的盾”(1,133-134)。诗人采用倒叙手法,先是以拿破仑自我独白的形式道出他逃跑的预谋,接着对自己励精图治夺得王位的幸福往昔和在莫斯科战败后又被流放的耻辱进行回顾,紧接着又照应诗歌开始的部分,乘风破浪的大船实现了他心事重重的谋划,诗歌的最后八行却预言拿破仑最终难逃厄运。诗歌一开始就亮出了拿破仑具有恶魔特征的形象:“在西方和蓝色的海水交融,/黑夜里一座荒凉的礁石上,/独坐着拿破仑。/这魔王淤积着阴沉的思想,/想为欧洲制造新的枷锁,/他凶狠地遥望着大海的远方……”(1,133)诗人从拿破仑的外表和语言折射出他的恶魔特征:阴沉、狠毒,具有复仇的野心。在这首诗里诗人对拿破仑的态度依然还是单一的,突出了拿破仑个性中的野心、霸气、强势的一面。而在《拿破仑》中诗人对拿破仑的态度发生了逆转,对拿破仑的整个生活道路

进行了思考,对其历史角色进行了评价。该诗是作家在得知拿破仑死在圣赫勒拿岛上的当年的6月份写的,诗中表达的情感比较复杂。诗人在前八行里称拿破仑为“伟大的人物”“胜利的骄子”“执政者”,明显与前期诗歌中对拿破仑的评价不同,并且只用了一个单数第三人称代词“他”,接下来的诗行里诗人转换了叙述人使用第二人称“你”,仿佛直接对话拿破仑,既谴责了他的强权专制带来的后果,又肯定了拿破仑的赫赫英明;既谴责了拿破仑入侵莫斯科的可耻行为,又歌颂了俄罗斯人民在危机中转败为胜的胆略和见识;既写了拿破仑的傲慢,“巨人扬起可耻的尊容”(1,472),“你竟然蔑视整个人类。/只相信毁灭性的幸福,/你无谓的心如狂如醉,/受了专制制度的诱惑,/你迷恋玄虚幻灭的美”(1,471),又写了拿破仑的无助和孤独,“他伸出了冻僵的双手,/抓住了自己铁的冠冕”(1,473),“目睹眼前无底的深渊”(1,473),以及悲惨的结局,“他往日的贪得无厌,/以及出奇制胜的凶残,/换来流放的心情苦闷/和异国天空下的孤独”(1,473)。与前期诗歌中的拿破仑不同的是诗人在此既写了拿破仑战斗形象、巨人形象下强悍的一面,又写了其阴柔的一面:有时他也会忘记战争、权力和后代,想一下自己的儿子,想一下痛苦的忧伤。诗中充满了对拿破仑的理解。

“他在荒岛上有时忘了

王位、后世以及战争,

独自,独自想着爱子,

心里感到凄楚、沉痛。”(1,474)

在诗中,诗人生动地表达了拿破仑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既令人诅咒愤恨,又英明不朽。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仇恨在逐渐消失。

“安置你遗骸的灵柩上,

人民的憎恨已熄灭,

而不朽之光却在闪烁。”(1,470)

诗歌最后一节对拿破仑的理解已经上升到宽容,甚至在这个人物身上开始汲取正面的影响。“啊,他为俄罗斯人民,/指出了崇高的使命,/给世界以永恒的自由。”(1,474)

可见在《拿破仑》中普希金赋予拿破仑的恶魔特征是具有双重性的,这正是诗人对前期恶魔诗歌中“恶魔”特征的发展。

在《拿破仑》中诗人创造了一个随心所欲操纵历史的浪漫的巨人形象。诗中虽没有具体的历史事件的进程描写,但是对历史事件进行了表态。这首诗

的独特性在于,诗人将对拿破仑的历史作用和他行为的单一否定评价以及富于浪漫与激情的评价结合起来,这首诗融合了浪漫主义诗学和古典主义的颂诗写法。通过前者揭示了人物的复杂矛盾性,通过后者赋予了诗歌以道德评价元素。既绝对否定拿破仑的全部行为,为拿破仑的失败狂喜,又认为拿破仑是“奇异的命运”和“伟大的人物”。有人认为,诗歌不同风格的结合偏离了诗人关于拿破仑形象的统一体系。但是这实际上刚好形成了诗歌内部的张力。不得不承认,诗人在塑造拿破仑形象时流露出的浪漫激情和喜悦是有悖其作为一个俄罗斯公民的立场的。诗人在矛盾中,在挣扎中,还是表达了对拿破仑的赞赏之情,对他超凡脱俗的个性和命运、熠熠生辉的天才、自我肯定的大胆和果敢表现出了欣赏。诗人认为,拿破仑既是英雄,又是暴君。诗人在自己的诗歌里并不想将对拿破仑的两种矛盾的情感进行角逐,分出高低上下,得到和谐的解决。可见诗人已经厌倦了对拿破仑只作为险恶的形象的单一解读。在晚期的诗歌里,普希金对拿破仑的态度变化更大:把拿破仑当作一个普通人来看,而不是历史人物,如《英雄》(«Герой», 1830)。在《英雄》中把拿破仑置于雅法的瘟疫事件中,诗人接纳了拿破仑朋友们的一个版本,根据拿破仑对患瘟疫的士兵进行安抚的事实,对拿破仑持欣赏态度,认为拿破仑对待病人的态度足以证明他个性的崇高和非凡,在他面前任何矛盾的理由都失去意义。这里对拿破仑的态度以诗人和友人的辩论的形式展开:双方各持己见,诗人在褒扬拿破仑,而友人在否定拿破仑。在诗人眼里拿破仑是“好战的陌生人”^①,“为自由征战的军人”(364),并选取拿破仑慰问瘟疫事件中的军人的细节作为赞扬拿破仑的契机。诗人认为,那些对拿破仑持否定态度的人是出于冷漠和嫉妒。而友人认为,“史学家会驱散诗人的幻梦”的。诗人和朋友间的辩论就好比是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的角逐。

1813—1830年期间诗人一直都对拿破仑主题很感兴趣,一边在探索表现这个历史人物的艺术方式,一边在改变着对拿破仑的认识。这既是诗人的艺术追求和爱好,同时对拿破仑的重新审视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人们不满现实生活,皇帝无作为,导致人们对宗法制生活制度和崇高的理想心生绝望,开始怀疑道德价值观和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也就是通过对拿破仑的艺术呈现体现了同时代人的内心困惑。

① [俄]普希金.普希金抒情诗全集(下)[M].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363.(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标出卷数和页码,不再另做标注。)